

月復與參寥師泛舟洪下追憶曩游作詩曰輕
舟弄水買一笑醉中蕩槳肩相摩歸來笛聲滿
山谷明月正照金叵羅味此三游之勝今之燕
賓者寧復有之蓋亦值知已也

端午貼子詞

唐世五月五日揚州於江心鑄鏡以進故國朝
翰苑撰端午貼子詞多用其事然遣詞命意工
拙不同王禹王云紫閣曠曠隱曉霞瑤墀九御
薦苜華何時又進江心鑑試與君王卻象邪李

邦直云艾葉成人後榴花結子初江心新得鏡
龍瑞護仙居趙彥若云揚子江中方鑄鏡未央
宮裏更飛符菱花欲共朱靈合驅盡神姦又得
無又揚子江中百鍊金寶奩疑是月華沉爭如
聖后無私鑑明照人間萬善心又江心百鍊青
銅鏡架上雙紉翠縷衣李士美云何須百鍊鑑
自勝五兵符傅墨卿云百鍊鑑從江上鑄五時
花向帳前施許沖元云江中今日成龍鑑苑外
多年廢鷺陂合照乾坤共作鏡放生河海盡爲

池蘇子由云揚子江中寫鏡龍波如細縠不搖
風宮中驚捧秋天月長照人間助至公大槩如
此唯東坡不然曰講餘交翟轉回廊始覺深宮
夏日長揚子江心空百鍊只將無逸監興亡其
輝光氣焰可畏而仰也若白樂天諷諫百鍊鏡
篇云江心波上舟中鑄五月五日日午時背有
九五飛天龍人人呼爲天子鏡又云太宗常以
人爲鏡監古監今不監容乃知天子別有鏡不
是揚州百鍊銅用意正與坡合予亦嘗有一聯
云願儲醫國三年艾不博江心百鍊銅然去之
遠矣端午故事莫如楚人競渡之的蓋以其非
吉祥不可施諸祝頌故必用鏡事云

容齋五筆卷第九

容齋五筆卷第十 十二則

哀公問社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以松殷人以
栢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
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古人立社但若因其土地
所宜木爲之初非求異而取義於彼也哀公本
不必致問旣聞用栗之言遂起使民戰栗之語
其意謂古者弗用命戮于社所以威民然其實
則非也孔子責宰我不能因事獻可替否旣非

容齋五筆卷第九

容齋五筆卷第十 十二則

哀公問社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古人立社但若因其土地所宜木爲之初非求異而取義於彼也哀公本不必致問旣聞用栗之言遂起使民戰栗之語其意謂古者弗用命戮于社所以威民然其實則非也孔子責宰我不能因事獻可替否旣非

成事尚爲可說又非遂事尚爲可諫且非既往
何咎之云或謂使民戰栗一句亦出於宰我記
之者欲與前言有別故加曰字以起之亦是一
說然戰栗之對使出於我則導君於猛顯爲非
宜出於哀公則便即時正救以杜其始兩者皆
失之無所逃於聖人之責也哀公欲以越伐魯
而去三家不克成卒爲所逐以至失邦其源蓋
在於此何休注公羊傳云松猶容也想見其容
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栢猶迫也親而不遠
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
也然則戰栗之說亦有所本公羊云虞主用桑
練主用栗則三代所奉社其亦以松栢栗爲神
之主乎非植此木也程伊川之說有之

絕句詩不貫穿

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基罷不知
人換世酒闌無柰客思家此歐陽公絕妙之語
然以四句各一事似不相貫穿故名之曰夢中
作永嘉士人薛韶喜論詩嘗立一說云老杜近

體律詩精深妥帖雖多至百韻亦首尾相應如常山之蛇無間斷齟齬處而絕句乃或不然五言如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鴛鴦急雨梢溪足斜暉轉樹腰隔巢黃鳥並翻藻白魚跳江動月移石溪虛雲傍花鳥棲知故道帆過宿誰家鑿井交棕葉開渠斷竹根扁舟輕裏纜小徑曲通村日出籬東水雲生舍北泥竹高鳴翡翠沙僻舞鷓鴣釣艇收縉盡昏鴉接翅稀月生初學扇雲細不成衣舍下筭穿

壁庭中藤刺簷地晴絲冉冉江白草纖纖七言如糝徑楊花鋪白氈點溪荷葉疊青錢筍根雉子無人見沙上鳧雛傍母眠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窻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之類是也予因其說以唐人萬絕句考之但有司空圖雜題云驛步堤縈閣軍城鼓振橋鷗鳴湖鴈下雪隔嶺梅飄舴艋猿偷上蜻蜒燕競飛樵香燒桂子苔濕挂沙衣

農父田翁詩

張碧農父詩云運鋤耕斲侵晨起隴畔豐盈滿
家喜到頭禾黍屬他人不知何處拋妻子杜荀
鶴田翁詩云白髮星星筋骨衰種田猶自伴孫
兒官苗若不平平納任是豐年也受飢讀之使
人愴然以今觀之何啻倍蓰也

衛宣公二子

衛宣公二子之事詩與左傳所書始末甚詳乘
舟之詩爲伋壽而作也左傳云宣公烝於庶母
夷姜生伋子爲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

朔宣姜與公子朔譖伋子宣姜者宣公所納伋
之妻翻譖其過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
壽子告之使行不可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
遂兄弟并命案宣公已魯隱四年十二月立至
桓十二年十一月卒凡十有九年姑以即位之
始便成烝亂而伋子即以次年生勢須十五歲
然後娶旣娶而奪之又生壽朔朔以能同母譖
兄壽又能代爲使者以越境非十歲以下兒所
能辦也然則十九年之間如何消破此最爲難

曉也

謂端爲匹

今人謂縑帛一匹爲壹端或總言端匹按左傳幣錦二兩注云二丈爲一端二端爲一兩所謂匹也二兩二匹也然則以端爲匹非矣湘山野錄載夏英公鎮襄陽遇大禮赦恩賜致仕官束帛以絹十匹與胡旦旦笑曰奉還五匹請檢韓詩外傳及諸儒韓康伯等所解束帛彋彋之義自可見證英公檢之果見三代束帛束脩之制

若束帛則卷其帛爲二端五匹遂見一端正合此說也然周易正義及王弼注韓詩外傳皆無其語文瑩多妄誕不足取信按春秋公羊傳乘馬束帛注云束帛謂玄三纁二玄三法天纁二法地若文瑩以此爲證猶之可也

唐人草堂詩句

予於東圃作草堂欲采唐人詩句書之壁而未暇也姑錄之于此杜公云西郊向草堂昔我去草堂草堂少花今欲栽草堂塹西無樹林白公

有別草堂三絕句又云身出草堂心不出劉夢
得傷愚溪云草堂無主燕飛回元微之和裴檢
書云清江見底草堂在錢起有暮春歸故山草
堂詩又云暗歸草堂靜半入桃源去朱慶餘稱
著朱衣入草堂李涉草堂曾與雪爲隣顧况不
作草堂招遠客郎士元草堂竹徑在何處張籍
草堂雪夜携琴宿又云西峯月猶在遙憶草堂
前武元衡多君能寂寞共作草堂游陸龜蒙草
堂祇待新秋景又云草堂盡日留僧坐司空圖

草堂舊隱猶招我韋莊今來空訝草堂新子蘭
策杖吟詩上草堂皎然有題湖上草堂云山居
不買剡中山湖上千峰處處閑芳草白雲留我
住世人何事得相關

公穀解經書日

孔子作春秋以一字爲褒貶大抵志在尊王至
於紀年叙事只因舊史杜預見汲冢書魏國史
記謂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以見古
者國史策書之常也所謂書日不書日在輕重

事體本無所系而公羊穀梁二傳每事斷之以
日故窒而不通左氏惟有公子益師卒公不與
小歛故不書日一說其它亦鮮今表二傳之語
以示兒曹公羊云益師卒何以不日遠也葬者
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
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
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庚寅入
邠其日何難也取邑不日桓之盟不日信之也
甲寅齊人伐衛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壬

申公朝于王所其日何錄乎內也辛巳晉敗秦
于殺詐戰不日此何以日盡也甲戌敗狄于鹹
其日何大之也子卒何以不日隱之也即位不
日穀梁最多卑者之盟不日大夫日卒正也諸
侯日卒正也日入惡入者也外盟不日取邑不
日大閱崇武故謹而日之前定之盟不日公敗
齊師不日疑戰也公敗宋師其日成敗之也齊
人滅遂其不日微國也公會齊侯盟于柯桓盟
雖內與不日信也勝陳人之婦其不日數淪惡

之也癸亥葬紀叔姬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亡也子卒日正也不日故也有所見則日戊辰盟于葵丘相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辛卯沙鹿崩其日重變也戊申隕石于宋是月六鵙退飛石無知故日之鵙微有知之物故月之乙亥齊侯小白卒此不正其日之何也壬申公朝于王所其日以其再致天子故謹而日之日繫於月月繫於時其不月失其所繫也丁未商臣弑其君髡日髡之卒所以謹商臣之弑也乙巳及晉

處父盟不言公諱也何以知其與公盟以其日也甲戌取須句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再取故謹而日之也辛丑葬襄王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乙卯晉楚戰于邲日其事敗也癸卯晉滅潞滅國有三術中國謹日卑國月夷狄不日其日潞子賢也甲戌楚子卒夷狄卒而不日日少進也癸酉戰于鞏其日或曰日其戰也或曰日其悉也梁山崩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鼯鼠食郊牛角不言日急辭也庚申莒潰惡

之故謹而日之也秋公至自會不日至自伐鄭也丙戌鄭伯卒于操其日未踰竟也乙亥臧孫紇出奔邾其日正紇之出也蔡世子弒其君其不日子奪父政是謂夷之冬十月葬蔡景公不日卒而月葬不葬者也四月楚公子比弒其君弒君者日不日比不弒也甲戌同盟于平丘其日善是盟也內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定之即位何以日也著之也它釋時月者亦然通經之士可以默論矣沙鹿梁山爲兩說尤不然蘇子由春秋論云公羊穀梁之傳日月土地皆所以爲訓夫日月之不知土地之不詳何足以爲喜怒其意蓋亦如此

柳應辰押字

予頃因見鄂州南樓土中磨崖碑其一刻柳字下一字不可識後訪得其人名應辰而云是唐末五代時湖北人也旣載之四筆中今始究其實柳之名是已蓋以國朝寶元元年呂溱榜登

甲科今浯溪石上有大押字題云押字起於心
心之所記人不能知夫宋熙寧七年甲寅歲刻
尚書都官員外郎武陵柳應辰時爲永州通判
仍有詩云浯溪石在大江邊心記閑將此地鐫
自有後人來屈指四千六百甲寅年有閩中陳
思者跋云右柳都官欲以恠取名所至留押字
盈文莫知其何爲押字古人書名之草者施於
文記間以自別識耳今應辰鐫刻廣傳如許已
恠矣好事者從而爲之說謂能祛逐不祥真大

可笑予得此帖乃恨前疑之非石傍又有蔣世
基述夢記云至和三年八月知永州職方員外
郎柳拱辰受代歸闕祁陽縣令齊術送行至白
水夢一儒衣冠者曰我元結也今柳公游浯溪
無詩而去子盍求之覺而心異之遂獻一詩柳
依韻而和其語不工拱辰以天聖八年王拱辰
榜登科殆應辰兄也輒并記之

唐堯無後

堯舜之子不肖等耳舜之後雖不有天下而傳

至於陳及田齊幾二千載惟堯之後當舜在位
時即絕故禹之戒舜曰毋若丹朱傲用殄厥世
又作戒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
紀綱乃底滅亡原丹朱之惡固在所絕方舜禹
之世願不能別訪賢胄爲之立繼乎左傳載子
產之辭曰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
叔虞謂唐人之季非周武王子封於晉者成王滅唐而封太叔又
蔡墨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氏曰御龍范
宣子曰匈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御龍

氏然則封國雖絕尚有子孫武王滅商封帝堯
之後於蓟而未嘗一見於簡策史趙言楚之滅
陳曰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臧文仲聞
蓼與六二國亡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堯之盛
德豈出舜臯之下而爵邑不能及孫何也

斯須之敬

今公私宴會稱與主人對席者曰席面古者謂
之賓謂之客是已儀禮燕禮篇射人請賓公曰
命某爲賓賓少進禮辭又命之賓許諾左傳季

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
趙孟爲客杜預云客一坐所尊也乾道二年十
一月薛季益以權工部侍郎受命使金國侍從
共餞之於吏部尚書廳陳應求主席自六部長
貳之外兩省官皆預凡會者十二人薛在部位
最下應求揖之爲客辭不就曰常時固自有次
第柰何今日不然諸公言此席正爲侍郎設何
辭之爲薛終不可予時爲右史最居末坐給事
中王日嚴目予曰景廬能倉卒間應對願出一

轉語折衷之予笑謂薛曰孟子不云乎庸敬在
兄斯須之敬在鄉人侍郎姑處斯須之敬可也
明日以往不妨復如常時薛無以對諸公皆稱
善遂就席

丙午丁未

丙午丁未之歲中國遇此輒有變故非禍生於
內則夷狄外侮三代遠矣姑撫漢以來言之高
祖以丙午崩權歸呂氏幾覆劉宗武帝元光元
年爲丁未長星見蚩尤旗亘天其春戾太子生

始命將出征匈奴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屠夷
死滅不可勝數及於巫蠱之禍太子子父皆敗
昭帝元平元年丁未帝崩昌邑立而復廢一歲
再易主成帝永始二年三年爲丙午丁未王氏
方盛封莽爲新都侯立趙飛燕爲皇后由是國
統三絕漢業遂頽雖光武建武之時海內無事
然勾引南匈奴稔成劉淵亂華之釁正是歲也
殤帝安帝之立值此二年東漢政亂實基於此
威帝終於永康丁未孝靈繼之漢室滅矣魏文

帝以黃初丙午終明帝嗣位司馬氏奪國兆於
此時晉武太康六年七年惠帝正在東宮五胡
毒亂此其源也東晉訖隋南北分裂九縣焱回
在所不論唐太宗正觀之季武氏已在後宮中
宗神龍景龍其事可見代宗大曆元二大盜初
平而置其餘孽於河北強藩悍鎮卒以亡唐寶
曆丙午敬宗遇弒大和丁未是爲文宗甘露之
悲至於不可救藥僖宗光啓之際天下固已大
亂而中官劫幸興元襄王煚僭立石晉開運遺

禍至今皇朝景德有脫契丹之擾而明年祥符
神仙宮觀之役崇熾海內虛耗治平丁未王安
石入朝惰亂宗社靖康丙午都城受圍逮于丁
未汴失守矣淳熙丁未高宗上仙揔而言之大
抵丁未之災又慘於丙午昭昭天象見於運行
非人力之所能爲也

祖宗命相

祖宗進用宰相惟意所屬初不以內外高卑爲
主若召故相則率置諸見當國者之上太平興

國中薛文惠公居正薨廬多遜沈倫在相位而
趙韓王普以太子太保散秩而拜昭文咸平四
年李文靖公沆爲集賢而召故相呂文穆公蒙
正爲昭文景德元年文靖薨王文正公旦文穆
公欽若爲參政不次補而畢文簡公士安由侍
讀學士寇忠愍公準由三司使並命爲史館集
賢畢公雖歷參政不及一月至和二年陳恭公
執中罷劉沆在位而外召文富二公文公復爲
昭文富爲集賢而沆遷史館熙寧三年韓獻肅

公絳王荆公安石同拜韓在上而先罷荆公韓
四年亦罷韓復爲館相明年荆公再入遂拜昭
文居韓之上元祐元年召文潞公於洛司馬公
自門下侍郎拜左僕射固辭乞令彥博以太師
兼侍中行左僕射而已爲右以佐之宣仁不許
曰彥博豈可居卿上欲命兼侍中行右僕射會
臺諫有言彥博不可居三省長官於是但平章
軍國重事崇寧以後蔡京凡四入輒爲首台此
非可論典故也隆興元年冬湯岐公思退爲右

僕射張魏公浚爲樞密使孝宗欲命張爲左讀
於德壽高宗曰湯思退元是左相張浚元是右
相只仍其舊可也於是出命

容齋五筆卷第十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